

父亲的 文化梦

■宋守业

我的父亲是个文盲，一辈子都在做着文化梦。

父亲在世时总是对我说，我的家族从我辈在上数五代，一直都没有出过读书人。因此，自我记事时起，我家除了存放一点逢年过节祭奠用的烧纸，就没有见过一张带有文字的字纸，更别说能有一本像样的书籍了。所以就出现了我七岁去学校报名时，竟然不能把从一到十的数很好地数下来的事情。当学校因为我不能准确地数出十个数而拒绝我正常上学时，父亲很惭愧。

惭愧归惭愧，但父母没有放弃。为了能让我正常的上学，父亲多次去学校哀求老师，让他们收下我。还好，老师对我进行了启蒙后，发现我并不是个很笨的孩子，也就勉强收下了。也许是为了能给我父母争口气，一进入学校，我在学习上就表现得认真、刻苦，小学一年级就得了张三好学生奖状。父亲很高兴，开始做起了我家的文化梦。

父亲的文化梦，在我上小学阶段做得很顺畅，因为每年我都能给他拿回一张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，可到我上初中时却碰到了一个坎——那个时候，上初中、高中实行推荐制，这让一无背景、二无钱财的父亲作了难。母亲曾经对父亲说：“上个初中就这么难，看来咱孩上高中、上大学就不用想了。”不曾想，性格一向不那

么强硬的父亲在文化梦的促动下，竟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：“不说那么远，走一步算一步，说不定以后上学不再时推荐呢！”母亲马上回敬他说“你就做梦吧”。可父亲却坚决地说：“时局总不会这样的，只要咱孩儿好好学习，总会有出路的。”父亲的话应验了，到我要上高中时，国家的教育制度变了，不再实行推荐办法，而是改为考试升学制度。这样一来，父亲很是来劲，他的文化梦竟然越做越大起来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：“孩儿，国家政策这么好，你要好好上学，说不定咱家还真能出个大学生呢。”

后来，乘着教育制度改革的春风，我顺利地升入了高中。两年后，就参加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，但是没考上。当时我很沮丧，再加上家庭经济困难，我曾经不想再上学了。然而，父母却没泄劲儿，而是一再鼓励我说：“没事，只要好好学，你一定会考上的，只要你愿意上学，就是砸锅卖铁，也一定会供养你的。”听了父亲的话，我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后来，在一位恩师的带领下，我走进了离家六十多里的一所高中开始了复读。从那时起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有一个弯腰驼背的瘦小老头，或拉着装了几袋粮食的架子车，或背着馍袋子站在学校门口，等候自己的儿子接应。父子相见后，话语不多，只是当父亲的脸上尽量装出菊花般的笑容，当儿子的脸上也尽量装出轻松的表情，但各自心里都有一份沉重。

1983年的8月，我终于考上了大学，当然，也圆了父亲的文化梦——我的家族在经历了五代文盲史之后，走出了第一位大学生。后来，有人多次问父亲高兴不？他总是很认真地答道：“这得感谢党，感谢国家。”

也要坚持下去，不可半途而废。”

七月，火辣辣的太阳肆无忌惮地挥洒着自己的热情，地面被高温烘烤得似乎快要龟裂……环视整个车厢，大部分人昏昏欲睡，我们父女是例外。父亲提议和我玩歇后语游戏，一句歇后语他说前半句，我说后半句。这个游戏我很少赢父亲，他是个歇后语迷，他的写作台上堆着一摞摞收集到的歇后语，他的收集过程五花八门，没有定式。书中看到的、走访时听到的、自己原创的、亲朋好友特意收集转给他的……来源渠道不一。

前排座位有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，一直趴在座椅上伸着头看着我父亲玩游戏，时不时地插上几句，后来可能觉得不尽心，索性蹲在我面前的过道上，加入进来，“三方交流”妙趣横生。

玩游戏的时候，我膝盖上之前摊开的那本诗集一直没有合上，小伙子看见贾岛的《题李凝幽居》，兴奋地说：“这首诗我最喜欢‘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’，很有意境美。”父亲静静地听完小伙子的话，就问我们知道“推敲”的典故不？小伙子不言，我也不语。父亲就讲起了这个典故。

如今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一直笔耕不辍的父亲已西去天堂。如果人生有轮回，想必此刻父亲正临窗窗下，吟诵着他的诗性人生。而父亲在我心中种下的那棵文学的种子，已生根发芽，开出朵朵小花馨香在不同的报刊上。尽管这条路，我走得很慢，甚至有时候步履维艰，但很笃定。我知道，这条路有父亲在，我不孤单，只要我不停下手中的笔，我就一直在与父同行……

与父同行

■邢俊霞

走出高考的考场，我的心忍不住有点雀跃，不管考试结果怎么样，终于不用东躲西藏，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小说、读唐诗宋词了。

父亲送了我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基督山伯爵》、《太阳黑子》几本书，那段时间，我整日沉浸在书中怡然自乐，尤其是那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圈圈画画，密密麻麻写满了注释以及生僻字的注音，页面惨不忍睹。

也许是父亲看我读书入迷，也许是想让他的记者事业后继有人，那天，父亲去河南日报社改稿，破天荒邀我同行，那可是我心目中的圣地，是有彩色光环的地方，我想都没想，就点头同意了。

我要与父同行。

父亲把笔记本、钢笔、一本诗集放进我随身携带的包里。上车后对我说：“写作是一件很孤独、很寂寞甚至很痛苦的事，作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，要挖空心思假词炼句，让她以最好的模样出现，可以不必光彩照人，但一定要独一无二。坐不了冷板凳、抵不住喧嚣就趁早放弃，如果决定走这条路，把你心里的问题写在笔记本上，向报社编辑取取‘真经’，如果选择写作，再苦再难

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预告

你了解影视剧剧本的出生过程吗？你对影视剧剧本创作感兴趣吗？如果你想了解、感兴趣，却苦于没有途径，这次，好机会来了——6月17日，周六，上午8时30分，由漯河市社科联、漯河日报社主办的中原大讲堂·沙澧讲堂暨水韵沙澧读书会之影视剧剧本创作专题活动现场（黄河路与金

山路交叉口向北200米漯河·御园），来自焦作的知名影视编剧、作家暗香，携带她的故事香囊，与漯河知名青年导演李博一起，分享影视剧及剧本创作那点事儿。全公益、全免费，欢迎参加。

报名微信: sijing_289169909
报名电话: 13783065109
报名QQ: 289169909



父亲的自行车



■刘云鹏

自打记事起，父亲那辆宝贝自行车就已经跟着他了，那是辆老式的上海凤凰牌自行车。父亲确实把它当成宝贝了，几乎每次出门，赶集、教书、干活，都要骑着它。现在说来，确实有些年头了，不过除了样式过时了之外，倒也看不出这车的历史，不知道他是怎样保养的。后来家人曾提议，要他换一辆自行车，或是买一辆电动车，不过他总能找出各种不换的理由，看来，他还是把它当成了宝马神驹。

它确实是宝马神驹，至少对小时候的我是这样的。或许是由于对它高大身形的畏惧，从不敢主动靠近它，不过，坐在父亲车上的时候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那时候，是感觉最安全的时候，好像整个世界的喧嚣都与我不无关，父亲背后的这一方窄窄的天地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。

编者絮语

父爱是一首无言的诗：严厉是它的标题，温暖是它的句子，慈爱是它的内涵，伟大是它的真意。
父亲节将至，祝天下所有父亲平安健康！

父亲的胸怀

■马文

没有母爱的细腻委婉
几丝严厉几丝沉重
常常压得你背疼腰酸
父爱像奔腾的河水
没有哀伤没有缠绵
可是谁要抽刀断水
河水依旧，滚滚向前

父爱是一个温暖的巢
疲惫了、受伤了、流泪了
你就休息疗伤
委屈的泪水，尽情地吞咽
没有娇气的安慰、温情地抚摩
只有合情合理的话语
绵绵不断滋润心田
听着无情接受更难
却能把被泪水浸泡的心火
重新点燃

走过蹉跎岁月，迈过红尘沟坎
不觉风刮雨淋，不觉夏热冬寒
父爱，是沉默的老牛

■安小悠

小时候，每当月亮爬上我的床头，月光如水一般将房间铺满，我总是缠着父亲，有时躲在他的怀里，有时枕着他宽厚的手掌，有时扑弄着他的胡茬儿，听他讲关于他的故事。

父亲在乡间长大，他曾用辛勤的汗水把春的麦田，染绿了一行又一行。他赤着脚带我踩过田间溪畔松软的泥巴，捻过漂亮的河蚌和甜蜜的菱角。他在清晨的光线里带我点豆播种，轻风拂来，拂过我稀疏的黄头发，田埂是优美的五线谱，我手中的种子是跳跃的音符，那洒下的弧度是天地之弦，父亲挥着锄头将它拨动，弹出了一曲人间烟火。待秋天一到，他总是用高粱秆劈成细篾子，编成笼子，捉了蚰蚋放进去，蚰蚋的嗓子嘹亮，歌声虽无章节，却在无数个秋夜奏响了我童年的序曲。

父亲当过兵，他参军的照片被夹在堂屋的玻璃相框里，是一个英气十足的少年，我也常因为遗传了父亲的相貌而自豪不已。

幼时，父亲驮我去看大戏，我坐在父亲的肩头，不仅看得见台上戏子演绎的悲欢离合，也能看得见台下观众的人头攒动，甚至，我看见远处的树木如晕，上面有鸟筑了两座新巢。父亲在戏台下给我买甘蔗吃，我常常是一手拿着，一手啃着，那时父亲

我和父亲

喜欢坐在父亲车子上的那种踏实，所以总会做出许多出格的、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总喜欢骄傲地享受着，父亲载着我在茫茫人海中灵活穿梭的时刻，哪怕人流再拥挤，我也想赖在车上不下来，身上洋溢的全是幸福。因为在我前面有一个结实的双背可以依靠，可以替我遮挡风雨，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会祈祷，但愿这次的旅途，再长一些吧。

更过分的是，我总喜欢闭上眼睛偷偷地睡觉，这时会觉得车子是在往后走，这样的感觉很诡异，也很让人兴奋。不过父亲倒是经常提醒我，坐在车上的时候不要睡着，所以他会不时地喊我一声、回头看下我，而我总是爱理不理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为我的固执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我的脚被车轮夹住了。这可急坏了父亲，虽然要忙着教书，三天两头都要往医院跑，但他完全没有责备我的样子。

后来，父亲经常会骑着那辆自行车接送我上学，我可以享受安全和幸福，不过是次数减少了而已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父亲这一载就是二十多年。直到我大学毕业，每次回家的时候，父亲还是要坚持来接我，每次一下车，老远就会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，那辆熟悉的自行车。一个人、一辆车、一张笑脸、一种温馨、两份幸福。偶尔哥哥也会骑着摩托车去车站接我，但大部分的时候，父亲都要亲自来。有时候我忍不住问他，为什么非自己亲自来，让别人来也一样，他总说放不下心。我有些埋怨：我都二十多岁

的人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，又有什么好怕的。

每次出远门的时候，父亲也会用他那辆自行车载着我，送我下车站，看我坐上火车，然后注视着我连同列车一起渐渐远去，我也注视着车连同他的自行车一起渐渐消失。他坚持送我的理由竟然也是不放心，这让我有一丝沮丧，他竟然那么怀疑我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又有一些内疚，父亲都这把年纪了，我也是这么大人了，还要他载我、接我、送我？

也许是因为内疚吧，我也会找机会主动要求载一下父亲，说是让他体验一下“坐车”的感觉。是的，他太累了，他太需要有人载着他了，可是现实是——他一直载着别人，给别人带来安全和幸福。先是载着爷爷，后是载着妈妈，然后是载着我们兄妹几个。年轮在转，父亲也苍老了许多，自行车也不比当年崭新光亮，只是那种真情，并没有随着岁月一起苍老褪色。

对于我这样的要求，他有时会应允，有时又会拒绝。应允的时候，他好像很幸福的样子，被坐一下儿子的车，要感受一下儿子载着的感觉；拒绝的时候，他只是淡淡地说一句，还是我载着你吧。后来，我才隐约明白，他拒绝我，大概是想多载我几次吧，他怕自己老了再也没有机会载我了，他载不动了。

喜欢载着父亲的感觉，那是一种特别的成就感——原来一直载着我的人，那个一直充当我守护神的人，今天我也可以载着他，当他的守护神，守护着他，也守护着那份亲情。



爱的陪伴 胡鸿丽 摄

父爱的土地

的肩头，是我成长的摇篮，我坐在上面，沐浴在父爱的云端，能看得很远很远。

父亲爱我，虽不能为我摘星揽月，但他的爱是一面平静的湖泊，女儿的任何不适都是惊涛骇浪。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因为考场上火高烧睡着了，结果考了零分。那时候老师有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谁考不及格就要挨打，用藤条敲小腿，差一分就敲一下，因此，那天放学回家我的小腿成了紫色。父亲问明原因，一言不发，当即就推了车，把我放在后座上，直接冲到老师家说：“以后我闺女无论考多少分，请您……不要再打她一下，我送闺女去上学，不是送给你打我的！”父亲的声音虽然很平静，但语调里有满满的愤怒和威严。那时我仰头看着父亲，像仰视一个超人，父亲眼里有愤怒的火花，我的眼里有晶莹的泪光。

2001年，我上初二。那年的冬天特别冷，下了好大的雪。那天晚上自习，我走出教室，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披着一身军大衣，双手不停地来回搓着，不时放在嘴边呼着热气。他身旁停着一辆自行车，上面落满了雪花，他自己也快要被雪花淹没了。“天这么冷，又下这么大的雪，会是谁呢？”还没等我细想，他忽然叫了我的名字，原来竟是父亲。他顶着风雪，穿

过黑夜，骑了将近二十里泥泞的土路，只为了给我送一双棉鞋。当父亲从大衣里掏出那双用提兜包着的崭新棉鞋时，我怔怔地立在那里，全身升起一股暖流，这浓浓的父爱，带给我无尽的温暖，足以抵挡寒冬的风雪。

我看过他在烈日曝晒的田间挥汗如雨，我看过他在夕阳洗刷的雨后天健步如飞，我看过他在晨风拂晓的清晨挺拔如杨。我一直以为父亲会这么健康下去，直到前几年，父亲不小心伤了脚，继而又从摩托车上摔下来伤了颈椎和肋骨，后又查出胆囊炎，接二连三的变故，折磨得父亲仿佛丢了十年光阴。

身体刚好一点儿，他就开始在油壶里种瓜。先是大肆搜集油壶，然后洗净、钻孔、培土、育苗，一一摆在平房四周的房檐上，不消几日，瓜秧就爬满了房檐，远远望去，那绿的瓜秧多像是给白墙镶上的一道碧色蕾丝。丰收季，油壶里的瓜果真是丑爆了，但香甜无比。

父亲常说：“生活需要玩花样，一点点小花样，日子就不一样！”父亲是一个农民，高中没毕业就入了伍，他说不出太多关于教育的理论，但他的手举起镰刀了，研着夕阳的墨，在皱纹一般深耕过的土地上，为我写下了一整关于生活最深刻的文字。

去赶集 我和父亲

■李季

村里的男人们不是在地里亲近庄稼，就是在牌桌上亲近纸牌，很少亲近孩子。孩子和孩子亲近、和母亲亲近，很少缠父亲，每天临近中午去村头等也不是卖菜返回的父亲，而是等父亲捎回来的麻花油条。虽然十有八九等不到麻花油条，但孩子们还是要聚在一起边玩边等。每个孩子都是一看到父亲挑着竹筐的身影，就毫不留情地丢下玩伴，蹦蹦跳跳地朝着父亲跑去，看到竹筐里白纸包着的麻花油条固然高兴，看不到了也不会沮丧，而是一头钻进竹筐里，把自己当成了萝卜白菜。竹筐一头坐了孩子，另一头空着不平衡，当父亲的用一只手轻轻提起坐着孩子那边竹筐的绳，步履轻快地挑着孩子回家。这一段从村头到家门口的路，是孩子和父亲唯一的亲近。

上学后，孩子们仍会在星期天去村口等父亲，不为麻花油条，也不为要当萝卜白菜，只为见到父亲身影时那一瞬间的喜悦。父亲看到孩子大了，会在孩子不上学的时候，偶尔领着孩子一起去赶集。记忆中，我曾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。

一次是普天同庆的国庆节期间，好像是小学一二年级时候的事。一大早，我就跟着父亲往县城去。父亲挑的什么菜我忘了，只记得路上遇到很多人，他不断和人家打招呼，换肩膀他也不放下挑子，而是用两只手托起扁担，轻易地就换了过去。一路也没见他放下挑子，直到过河上船时。下了船，一下子挑到了良巷子。良巷子的路两边都是卖菜的，父亲把菜挑子放在他们中间，我站在他身后，好奇地

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不一会儿就被不远处炸麻花油条的摊子吸引住了。父亲注意到我的目光，给我一点零钱，我怯生生地走过去买了两个韭菜角，急忙跑了回来。吃着韭菜角，我还不住地东张西望，看路两边五花八门的店铺和店铺两边卸下来的木头门板。后来和一个也是跟着父亲来赶集的孩子玩到了一起，玩的什么倒是想不起来了。

高中毕业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宿舍的四个人一块到良巷子吃告别饭，那是我第一次吃兰州拉面、喝冰镇啤酒。饭后，在良巷子走了很久，那些木板门的铺子都还在，当初父亲的菜挑子放置的地方我却记不得了。那顿告别饭到现在也已很多年了，那些木板门的铺子估计也没有了吧？

一年秋天，去的是七一大桥。这次和上一次，谁先走后，我已弄不清楚了，只记得这一次是去卖红麻。父亲拉着架子车，大姐在后面帮着推，我坐在车上的麻堆里。路是土路，晃得很厉害，麻堆则很柔软，晃得很舒服。记得那天去收购点卖麻很不顺，人家说麻太潮了，父亲和大姐把麻挑子搭到七一大桥的桥栏上晾晒，从半晌午一直晒到下午。中午还很热，我们都坐在架子车下面，躲避阳光。大姐买的转子馍，我吃了很多，父亲和大姐好像才吃了一小点，我也体会不到他们的心情，还跑到河堤上和附近居住的孩子们玩。回去时，我依然坐在车上，当时还盼着快点长大，到那时候就可以拉动架子车，让父亲坐在车上了。多年后，父亲病危，我拉着架子车把父亲往医院送的时候，小时候的这个盼望一下子跳了出来，像一把弹簧刀，出其不意地露出了锐利的锋芒，一下把我的心划破了。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小时候，我们盼着长大，没想到我们的长大会意味着父母的老去和离开。人都是被孩子撵老了，一代一代，都在不知不觉中受着时光的浸染。爱是薪火相传，这薪火在我们往下传递时不该是熄灭的，而应该燃得更旺。

给父亲点个赞

■蔡慧娟

70岁的父亲曾是一位农村退休语文教师。之所以强调是语文教师，是因为语文教师一般比别科的教师多读了一些文学书籍，多少都有点浪漫的家国情怀和稍许的自负清高。

作为女儿，我很惭愧，我对父亲的了解其实很有限。我们做父女47年了，但我们坐在一块谈心的时刻在我的记忆里不曾有过。我不曾记得父亲给我讲过人生大道理，不知道他对我的人生有过怎样的期许，更不知道他对今天的我可曾失望？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，都是母亲断断续续告诉我的。

虽然我也曾是父亲的学生，却对父亲的教学水平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，他仅短短地教过我一段时间，好像是临时替课，但学生都说他的课讲得好。父亲不仅课讲得好，待学生更是亲如儿女，这一点，他的学生大都铭记在心。父亲的生日，他的学生比我都记得清，在他生日这一天，学生定会为他送上祝福。我不止一次听他的学生回忆当年在学校时，父亲待他们如何好，使他们终生难忘。

父亲在三尺讲台上站了一辈子，不会下棋也不会打牌，连扑克牌也不会，麻将更是摸也不摸，但会拉二胡，也有一副好嗓子，在农村的文艺宣传队，他曾是种子选手。他的音色非常像著名的京剧演员海连池，曾一度有人撵跟他去学剧团。父亲还写一手好字，无论是毛笔字，还是钢笔字，抑或是粉笔字，所以很多年前，我们几乎整个村子春节的对联都是父亲写的。

刚退休时，习惯了在书声琅琅的校园里早出晚归的父亲很不习惯，那份落寞是实实在在写在脸上的。由于农村的文化娱乐节目就缺乏，再加上父亲觉得自己是一个教师，所以他基本上不能融入乡村生

活。不过，父亲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乐趣——“老懂”，就是红白喜事上专职礼仪的人。一开始，只是同宗的人请父亲帮忙管管事，几场事管下来，都说父亲管得好，无论多大的场面，总能控制得住，保证不出现乱子；无论多不好处理的事，总能使问题迎刃而解，保证各方满意。渐渐地，父亲的“主持”出了名，来找他的人多了起来。父亲也从中找到了退休后自身的价值，他还能发挥余热。

干每件事就要干好！当父亲看到恶俗文化甚嚣尘上时，一辈子教书育人的父亲下定了目标：“要不失时机地利用把每一个场合教育年轻人，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。”父亲知道，老一套的做派很难赢得年轻人的青睐，必须将古老的礼仪知识和现代的时尚结合起来，才能打动年轻人，才能使优良的传统文化深入人心。从定下目标开始，他买了有关现代礼仪的书籍，看专业司仪的主持，揣摩年轻人的心理。他学会了微信、学会了上网，积极学习流行文化，后来父亲的“主持”日渐活泛起来，但活泼又不失稳重，深受老少爷们的欢迎。邻居一个三十出头的小媳妇曾亲口对我说，我父亲现在特别受欢迎，是她心中的“男神”。当时我惊讶得跟珠子都要掉下来了。

就在不久前，父亲过70岁生日，他的学生还有我们一大家人，齐齐聚在一起，热闹热闹地给他过了生日。喝了学生敬的酒，父亲兴奋起来，他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主持时常说的话，他强调大家一定要注意三点：一是本村让外村，二是男让女，三是青年让老幼。他会慷慨陈词：“乡亲们，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，我们有着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的优良传统，五千年文明我们要传承下去！男人们，现在是展现你们魅力的时候了！女人们，你们将来是要当婆婆的，表现好点，让大家都看看我们村未来好婆婆的风采，到时候让外村的闺女争着嫁到我们村的小伙子！我期待大家的好表现，我等着为你们点赞！”

父亲，我要为你点赞！你就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，好样的。